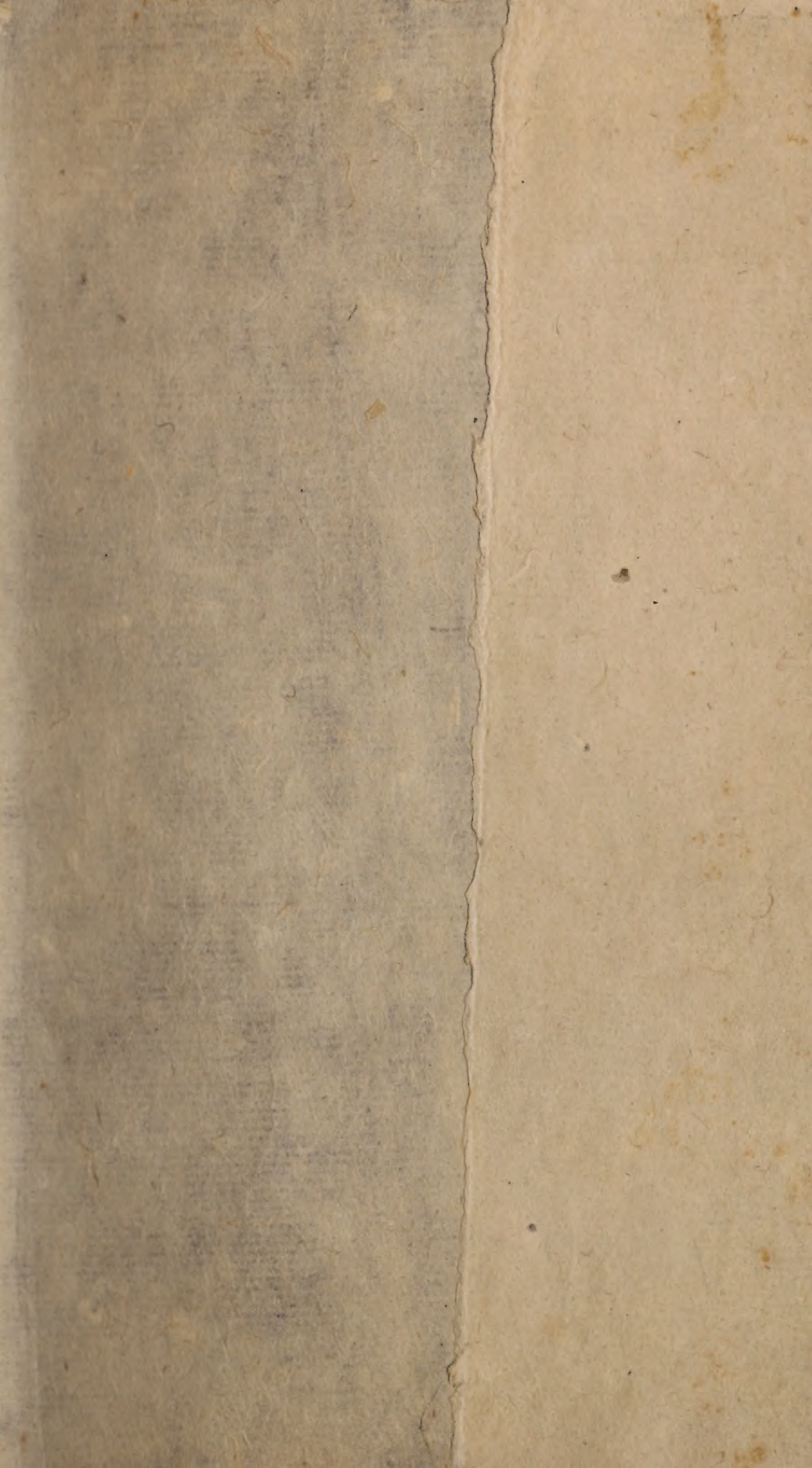
頭本下半本貳本上半本



鄘風一之四

鄘不詳其始封後人於衛故鄘風皆衛事也鄘滅矣猶繫鄘存鄘也不予衛之得滅鄘也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矣九年猶書陳災與詩存鄘同義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至矢誓諒信也此節婦恐父母奪其志也舟在河中不復出岸以與婦在夫家不復之他也兩髦之人既爲我匹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至死誓靡他焉母猶天也蓋不諒其人之心乎以衛之淫風流行而獨能致然不污於此見天理之常存而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四

鄘風一之四

鄘不詳其始封後入於衛故鄘風皆衛事也鄘滅矣猶繫鄘存鄘也不予衛之得滅鄘也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矣九年猶書陳災與詩存抑鄘同義故日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也髧髮垂貌髦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至矢誓諒信也此節婦恐父母奪其志也舟在河中不復出岸以興婦在夫家不復之他也兩髦之人既為我匹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至死誓無他焉母猶天也猶不諒人之心乎以衛之淫風流行而獨能皎然不汙於此見天理之常存而

人心之不死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舟在河側亦不行陸以與婦雖夫死亦不他適也特獨也夫爲婦匹則婦之心中止夫一人而已故曰特也慝邪之隱於心者也許謙曰之死靡他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亦誓不發則心純而節永不渝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美節婦也婦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然或門戶衰微無人可依家道貧窶不能自給當此之時能堅其志而靡他且純其心而靡慝此其幽獨自盟之衷實有人不知而天諒之者若掩沒不彰則無以勸善矣聖人錄柏舟於鄘風之首所以發潛德之幽光使苦節

者得以自慰也抑士庶之家多有婦欲守志而父母奪而嫁之者夫其嫁之所以濟之也然與其失節而生何如守節而死況子本無他而親奪其志亦不善愛其子矣聖人錄柏舟使天下之爲舅姑父母者曲諒貞婦之心而勿奪其志所以培植人倫扶持節義其意深矣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蔓生多刺中冓閨閫也衛自宣公以來宮闈淫亂人所難言詩人疾之言牆上之茨蔓刺而不可掃也閨閫之言淫亂而不可道也擇其可道者道之猶覺言之甚醜則其不可道者何如哉是不道之道深於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興也襄盡除之也詳悉數之也長者其事甚多詳之而不能盡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約之也讀者約其詞使可誦也詳者多言之讀者少言之多言之而不能盡其狀少言之而不能諱其惡故以爲汙我齒頰也夫已之所爲而至使人不忍言亦不可以爲人矣上之所爲而至使下不忍言亦不可以爲上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楊時曰中冓之言至不可讀聖人何取焉而著之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

而知者故自肆而不返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誡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偕老同生死也副后夫人之首飾笄簪也珈以玉爲之笄之飾也委委舒徐佗佗安重安重故如山舒徐故如河也象服禮服宜稱也言夫人與君偕老故與君同尊而有副珈之飾焉必德容之盛如山如河而後稱其服今子之不淑失偕老之義矣其如此服何哉惜其不稱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明也翟祭服鬒黑也如雲美且多也髢

假髢髮多則不用也瑱所以塞耳揥所以摘髮以美玉象骨爲之也揚且歎美之辭晳白也極言其承祭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胡然而天言非世之所有也胡然而帝言非人所能爲也以不淑之人而如此其故不可解矣故曰胡然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瑳潔白也展見賓之服絺之細者曰縐紲袢服名衣展衣而蒙以縐絺是所謂紲袢見賓之盛服也清目明揚眉秀顏額豐也極言其見賓之時服飾容貌之盛也展誠媛賢也言果內有實德外又如是之美焉豈非女中之賢而邦家之光哉勉以能稱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詩序曰君子偕老刺衞夫人也刺夫人之詩

而經存之者爲其立言有體也不言其惡而極言其美惜其不稱而勉以能稱庶幾化不淑而爲賢媛也士之有才猶女有貌也有士而得位猶有貌而居尊亦難得之遇也果負惜其才與遇而修德以稱之非國之良哉而以一念營私遂失其才并其名與位而亦失焉可惜也小人不自惜而君子惜之聖人存其惜之之辭所以使後之小人知自惜也所以使後之君子知惜小人也君子憐小人而惜之小人亦知自惜而勉以求稱其才與位撥亂反治之樞機莫大於是矣豈徒曰刺夫人之不淑已哉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唐蒙菜也沬衛邑所謂妹邦也姜齊國之女貴族也桑中上宮遊觀之所期約要迎也衛風淫

亂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詩人疾之而賦是詩也託采唐而思孟姜男好淫也期之要之送之女誨淫也期我要我送我公然言之不恥淫也詩人如其言而述之當局者不恥而旁觀者恥之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朱子曰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秋菜也庸與鄘通鄘爲衛所滅其後在衛亦貴族也鄧元錫曰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時沬鄉沬北沬東不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不一其人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恥心亡而淇

洙之間風潰四流而不可止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桑中刺奔也事之可耻莫甚於淫奔乃公然爲之而公然言之不惟不耻而且以相誇衛風至此人類無以異於禽獸矣不再造不可以國天之亡之蕩其穢也豈得已哉禍有自起福有自生讀新臺知桑中所從來也其上爲之其下效之也讀定中知上爲下效未有不亡且以知亡而後存必盡反其所爲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可不鑒哉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興也鶉鶴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也朱子曰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與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衛人刺其上也范處義曰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楊時曰詩載此篇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定星也營室昏中興築之時也楚邑名宮廟揆度也揆日測日景也榛栗之實可食桐可爲琴椅桐[illegible]梓可爲器漆可飾物皆良木也衛爲狄所滅文公徙楚邱以興與衛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繼作楚室立朝堂也建國之初百物宜備故田疇之外佐以

種樹阜財用也榛栗以備籩豆椅桐以伐琴瑟與
禮樂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土阜也堂邑名景大山京高陵允信臧善
也此敘其將營宮室之先也升虛望楚審形勢也
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慎封守也將設險
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產也物土之宜而布其
利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
其成也能慎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獲天佑
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賦也靈神也零降也倌人主駕之官星見星之時

說合止也匪直猶言不但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牝字騋者也此言其既營宮室之後也靈雨既零者政事修和天休薦至應時而降有如神賜也命彼倌人申戒命也星言夙駕勤巡行也說于桑田者課農夫之事觀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也如是則人富庶矣不但人也因其秉心之塞淵馬亦至三千之多焉邱牛甸馬足供武備則富而且強矣鄒泉曰懷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虛文所以爲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於近利所以爲淵深也左傳曰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其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狄人入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而遷之定中再造衛也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模鴻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察地之利體

國經野立其基也基立而政行焉養之以農桑衛之以戎馬教之以禮樂而歸本於心之塞淵夫德王道燦然可覩矣夫猶是衛也昔何爲而淪胥今何爲而昌熾邦之興廢曰由一人人之聖狂曰由一心觀衛之所以滅與其所以再興亦治亂得失之林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而賦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間不正之氣也莫之敢指惡之也以比淫奔之人人皆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必遠其父母兄弟以禮而行猶可歸寧以奔而行不可復返何爲盡棄所親乎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而賦也虹映日而成暮日沉西故蝃蝀在東朝日升東故蝃蝀隮西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即止以比淫奔之

人其夫婦之情亦不能久蓋不特人賤之其夫亦賤之也又況女子有行盡遠其兄弟父母人即不念兄弟未有不思父母何為不顧所生乎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兼男女而言昏姻男女之欲也言淫奔之人但知懷男女之情欲而不知夫婦者人之正道亦天之定理今背人道逆天理而淫奔則是大無信而無處不欺人也不知命而無時不違天也天人之所不佑行將何之矣指蝃蝀觸其羞惡之良也遠父母發其惻隱之心也大無信啟其畏人之念也不知命動其畏天之思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蝃蝀止奔也一章二章先止女也端調之也巽與之言也三章兼止男也直責之

也法語之言也蓋深知淫奔之可恥故不惜諄復以比之也夫猶是衞之人也桑中之詩何爲並不知恥有先之者也新臺是也蝃蝀之詩何爲深以爲恥亦有先之者也定中是也上好淫則下勸奔上惡奔則下止淫上縱欲則下從懐上好義則下順命民皆勸奔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民皆順命雖欲不興不可得也國之興亡在於風俗之美惡俗之美惡在於人心之貞淫國風於好德好色之際三致意焉豈無故哉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興也相視也儀威儀也儀者身之文猶皮也鼠尚有皮人反無儀曾鼠之不若也人不如鼠生不如死且卽不死將何所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止容止也止者事之節猶齒也人之生也欲

有所爲不能即爲故生以俟之人而無止俟亦無益又何以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典也體支體也禮無不在猶體之無不具也人而無禮儀與止皆無矣無所爲而無所俟則速死可也鄭康成曰生而敗俗傷化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至相鼠而激烈有以也彼親見衞之先人淫亂無禮設使早死猶可以不亡惟不幸而不死是以稔惡而不可救是不死而多爲無禮誠不如遄死之爲愈也然則人之自命爲人而生於世者宜何如自勵乎故三復相鼠不敢偷生辭之激也有取於其激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旄牛尾也以旄注於干首而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禮於賢者是也物相比曰紕兩束也姝姝也畀與也此賢人在浚而衛大夫就見之也在郊入浚境也兩帛四馬備其禮也意誠而禮備彼姝者子宜何如以畀之乎蓋國人喜有此舉而欲賢者示以善道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鳥隼曰旟組以合縱左右兩縱中壓一縱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縱加而爲三良馬加而爲五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之飾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在城則與賢者更近矣故素絲加而爲四良馬加而爲六也遞近則禮遞加好賢之至也朱善曰大夫者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賢者以所學而告之大夫大夫以所聞而告之君君以所告而施之政事則舉國咸賴之矣故國人喜而望之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夫苟好善則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其邇者乎故就見賢人圖議之先務也衞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與國文公再造易轍改絃於是淫奔止於蝃蝀無禮刺於相鼠好善美於干旄舊染汙俗煥然一新矣三代而後學術不明謂天德無與於政事謂王道迂闊而不爲試觀定之中之詩其德則秉心塞淵非有

詭異之謀也莫與道則農桑禮樂非有操切之令也乃蝃蝀相鼠民皆有恥至干旄而格於善矣有恥則於變格善則時雍堯舜之治不可復行於後世乎德明而民新不虛也有志者設誠而致行之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語辭弔生曰唁悠悠遠也山行曰跋水行曰涉朱子曰許穆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許臧善遠違濟救閟閉也言大夫既不我許我自不能歸而救衛矣但視爾之意以我之歸爲不善則誤矣我實有變反之道不遠於理也我實有能濟之策不閟於事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蝱貝母也主療鬱症善懷多憂也行道也既不適衛故登高采藥以解憂因言女子多憂亦各有道非徒爲無益之悲而許人乃以爲過則是少不更事而且狂妄自以爲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比而賦也麥經霜而猶茂以喻國滅猶可興也因籍極至也此章乃道其不遠不閟之實也言我行

其野見麥經霜雪尚能再茂豈國經禍亂不可復興故欲歸而唁之使控告於大國誰爲因藉誰肯來至多方求之必有濟也言及於此則大夫君子當不以我爲尤爾之所思不過守禮我之所之乃欲行權以救衛也然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所以爲賢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立戴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宋桓既立戴公矣又言控於大邦者欲求齊也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又齊子者戴公之姊也齊子歸齊文公在齊齊桓新伯諸侯服從非齊不足以存衛也誰因誰極夫人籌之熟矣亦各有行豈虛語哉而卒從其大夫而不歸未嘗果以許人爲狂也智足圖存而貞能守禮故聖人有取焉

鄘風十篇二十九章一百七十六句

衛風一之五

衛武王弟康叔之國紂之故都也左傳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猗猗少而美也匪斐通文也治骨角者以刀切之復以鑢磋之治玉石者以槌琢之復以礪磨之瑟嚴密僴武毅赫盛大咺光明諼忘也此衛人美武公之德也言竹之少也猗猗而美公之少也其支亦美有進德之功焉是非判之使分如切也義理研之使精如磋也所以知億也物欲克治務盡如琢也身心砥礪日新如磨也

所以修德也其守禮也嚴密其勝私也武毅其威盛大而可畏其儀光明而可象所以敬德也如此則善言善行先得乎人心之同然故人皆則而效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壯而盛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圓明如星諸侯之服也言竹之壯也青青而盛公之壯也其文亦盛有敬德之容焉其充耳以琇瑩其會弁如明星蓋既為諸侯而盛服以臨民也夫既為諸侯則其事業固不同於少時然其敬則一也其守理去私不改其瑟僩也其可畏可象益著其赫咺也如此則善政善教深得乎民心故人皆追而思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與也簀棧也如簀老而密也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溫潤寬舒展綽從容也猗倚也式士橫木曰較與式重疊故曰重較憑式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也虐害也言竹之老也如簀而密公之老也其文亦密有成德之詣焉學修之久而鍜鍊極於精純如金如錫也莊涖之久而涵養至於溫潤如圭如璧也瑟僩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從容然如倚重較不卑不亢則不檢束而自然中度也赫咺之久降而和易故有時而戲謔然雖有戲言終不害理則不矜持而自不踰閑也蓋敬之熟而忘其敬忘其敬而自無不敬此則學修之極致盛德之形容非可作而致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

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作懿戒之詩以自勵則其終身恪恭以成其德可知也夫明德新民止善大學之道也致知力行主敬先儒之學也淇奧之詩皆有之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致知之事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力行之事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敬存於中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敬著於外也致知力行所以明明德也而必歸於瑟僩赫咺是明德主於敬也充耳會弁莊以涖之所以新民也而不改其瑟僩赫咺是新民主於敬也金錫圭璧幾於至善矣而從容而中度樂易而有節則是瑟僩赫咺之熟而化也仍不外於主敬而已故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定中揭王道之大端淇奧詳聖學之條貫心思而身體之修已治人裕如也詩教豈不大哉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賦也考成也架木爲屋曰槃兩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言念永長矢誓諼忘也成屋於山水之間亦甚狹隘矣而碩人居之則以爲寬焉蓋見其大而心泰故無境不寬也然或學不貞遇而情隨事遷則所謂寬者有時忘之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常念此寬永誓不忘則執德弘而信道篤所得有深焉者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賦也曲陵曰阿薖猶窩也歌樂之也過踰也考槃在阿非可久安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爲窩焉伏處藏修如得巢穴也然或入悅道德而出慕紛華則所謂窩者又有過焉者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嘯歌自適極天下美麗之境永誓不以踰此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其所守有定焉者矣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賦也高平曰陸澗阿陸總一處也山中有澗澗旁

有阿阿上有陸也軸車軸也輪轉而軸不動且必以轉輪也宿歸結也考槃在陸亦甚寂寞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爲軸焉抱道觀時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樞而不動且運其機於不窮所謂得其環中者也故獨寐獨寤而精神歸結於此永誓不以告人非不告也得於心者難於言即言之而人亦不告也蓋其所操有大焉者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美隱士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既已舍之不患不藏而患其無可藏非爲藏計也其所藏者即其所行者也碩人之弗諼其寬有可藏也弗過其邁久藏之也至於弗告其軸則非一於藏矣用舍無與於已行藏獨運於心此孔顏之所以相視莫逆而非石隱者所能知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謂莊姜也頎長貌褧禪衣也錦衣加褧爲其文之著也東宮太子也言東宮之妹著明與同母皆嫡出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此極稱其族類之貴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茅芽曰荑白而嫩也脂寒而凝白而潤也蝤蠐木蟲白而長也瓠犀瓠子白而齊也螓顙廣而方蛾眉細而曲倩口輔好也盼黑白分也此極稱其容貌之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從容也說舍也四牡駕車之馬驕壯貌馬銜外鐵曰鑣人君則以朱絲纏之故曰朱幩左右兩鑣故曰鑣鑣雉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此極言成婚禮儀之盛也夙早也衞人喜莊姜之賢故謂大夫之朝於君者皆宜早退使君無勞於政事得與夫人燕喜此以見舉國之人懽忻愛戴而公不見答實出人情之外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去

賦也黃河在齊西衞東北流入海洋洋活活充滿流動之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黃魚鮪黑魚葭蘆菼萑發發揭揭多而美也庶姜媵妾孽孽盛貌庶士媵臣有朅勇貌言齊與衞近一水可通其地富庶物産繁昌締姻大國宜想懽好

文況庶姜庶士美盛如此則其娣媵之人想亦勝於嬖妾而卒不見答則不可解矣

碩人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其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也怪莊公也聖人錄之怪天下之似莊公者也夫才之賢否貌之妍媸有目所共見也人之好惡亦不甚相遠也乃有時而至於相反者何也氣稟偏於所賦物欲蔽於所私任其所偏而之焉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溺於所蔽而甚焉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如莊公者氣質之偏本與莊姜不合欲蔽於嬖妾之情欲故好其所好而不知與人之公好相反至於此也大學誠意之功所以必先致知蓋欲審其所好所惡使不至蔽於所偏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氓民也蚩蚩無知之貌布幣貿買也頓丘地名愆遲將請也此婦人被棄而自傷也朱子曰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垝壞垣牆也復關男子所居指所居以名其人也爾卜爾筮言為爾而卜筮也體卦兆賄財也此追念當日之情事也動之以涕泣款之以笑言

假之以卜筮餌之以貨財當日爲之以爲得計由今思之皆可恥也迷時爲之而不知悟時恥之而無及是以君子隨事省察當境覺悟不可貽後日之恥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之貌以比巳之容色光麗也鳩食桑葚則醉而失性以興女與士耽則淫而失身也女子一失其身實無詞可以自解矣朱子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深悔之辭不可便謂士之耽惑果無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而賦也隕落徂往漸漬帷裳車飾也爽差極定

也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也三歲食貧値其夫之家道中窘也淇水漸車見棄而復回也夫色衰而家貧非婦人之罪也而以此見棄則是女心不爽而士心罔極是以得新忘故而二三其德耳然士固罔極而女豈眞不爽哉莫爽於棄禮蔑義而惟情欲之耽則當其與耽之時已不能禁士之貳行矣至見棄而後知之不已晚哉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三歲爲婦指其食貧之時也言我三歲之中不以家務爲勞早起遲眠無日不然者欲使爾不貧也所謀既遂而反見棄捐歸而訴之兄弟又咥然其笑焉天壤之大無地可以自容然亦何所歸咎哉但自悼而已自悼云者傷其貪一時之耽而貽終身之戚也情欲之感可不懼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及與泮涯也總角女子未笄之飾晏晏和也旦旦明也言相與爲婚本期偕老不意見棄老使我怨也淇尚有岸隰尚有泮既立其限不可踰也總角之時已相和好婚姻之約信誓甚明原不思其老而反也反是不思自悼之甚也前惟致怨於終之見棄至是乃痛悔其始之不思蓋既與士耽宜其見棄是彼之反爲固然而已之不思爲可怪也此則以理自責并其夫亦不怨可謂悔悟深切而卒未如之何也亦已而已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矣

氓六章章十句

氓棄婦自悲也谷風與氓二詩皆怨谷風怨而責之其詞直其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

詞悲始不以正也始不以正後雖悔之亦無及矣是故過有悔而可改君子圖其終有悔而不可改君子愼其始始何以愼思其終而巳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敝在終而所以敝在始當其始敝不見也永思其終則知之矣知其敝者知其反之謂也有反之自巳者有反之自人者巳反之者其言不可踐也人反之者其事不可久也君子之謀始也必要乎巳之所可踐故無言不謹也必操乎人之所不得反故無言不愼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細而長也朱子曰衛女嫁於諸侯欲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泉源百泉也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呂大

臨曰水以山爲主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也言思釣于淇者非思淇也泉源淇水在衛左右女子有行乃遠其父母兄弟而不得常在左右故思之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瑳白色笑而見齒故瑳也儺玉声言淇泉左右諸姑姊妹常遊焉其巧笑之瑳然至今猶如見也其佩玉之儺然至今猶如聞也而遠莫致之故思之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長流之貌檜松皆木名楫所以行舟也言淇水之中舟楫具焉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乎不能寫憂則終身思之而已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衛女之思歸者三

泉水謀歸也載馳衛有事也竹竿則衛無事而亦不謀歸徒思之而已聖人錄之者有取於其思也夫女子之行父母兄弟在焉其歸寧禮也其思歸情也不當歸而歸則越禮固非也不得歸而并不思歸則忘情亦非也人倫之際身所能至者盡其力所不能至者盡其心衛女守禮不歸而不已於思以爲天性之親寤寐不忘必如此而心乃盡也且非徒盡心而已果能不已於思則必謹守婦道無貽親憂歲時問遺以慰親志心之所至力亦必至焉子之所以爲孝臣之所以爲忠亦若是已矣故聖人有取於其思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芄蘭草名蔓生支枝同觿錐也所以解結能理繁治劇者佩之佩觿比當繁劇之任也知主也

言雖當大任而其才能不足爲我主事也容飾也逐肆也悸驚動也言無他才能但見其修飾容好敢爲放肆氣體輕佻垂帶數搖而驟動有如驚悸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與也韘決也所以引弓能射疏命中者佩之佩韘比掌軍旅之事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蘭之支葉弱而不能自舉也夫人之賢否原不拘於老少然閱歷之淺深則視其年不可強也果其才能出衆自不可拘限年之格若彼此不相上下與其用新進不如用老成蓋老成則資

深而望重不生人之輕侮且久閱世故則知畏慎熟諳人情必能謙抑若新進則反是此亦人心世道之所闗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興也杭渡也跂企也宋襄公之母出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言誰謂河廣乎但一束葦即可渡之矣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即可望之矣然而終於不往者限於義故也朱子曰嗣君承父之重母出則與廟絕義不可以私往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雖一刀而不容言狹之甚也不終朝而即至言近之甚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竹竿之思衛也言遠河廣之思宋

也言不遠遠莫致之猶可致也不遠而莫致則終不致矣割母子之愛而守義不往可謂賢矣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願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輕千乘之國而欲從其母可謂孝矣母賢子孝如此無大故而被出則桓公之過也婦有七出斷以義也又有三不去原其情也聖人錄河廣使知有子之婦借令有過亦當審其輕重而善處之不可因私惡偏憎而遽出既傷夫婦之義而并絶其母子之恩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伯夫之字也朅勇桀英武之稱殳槍類婦人因夫從王事而賦是詩言平日武勇為邦之桀今也執殳為王前驅勢必奮勇以死王事故深憂之也衛人行役而言為王前驅者有王命也猶北門之言王事適我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賦也蓬草名首如飛蓬言髮亂也膏沐所以澤髮者適主也言雖有膏沐而夫不在家以誰爲主而與爲容故任其髮亂而不顧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杲杲明貌出日不雨也冀其將雨而卒不雨以比君子言歸而久不歸也過期不歸其事可憂然此王事也生死惟命其誰敢怨故甘心思之以至於首疾不止髮亂而已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草萱也服之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然此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願言思之以至於心痗不止首疾而已蓋婦人逆知夫之武勇必死王事故欲以身殉之也夫以身殉國婦以身殉夫而皆甘

心爲之者爲王故也可謂義烈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美思婦也能知勤王之大義思而不怨也君子是以知文武之澤之入人深也東遷以後王室微矣而諸侯欲有所爲猶假王命以行之以爲非此不足動其民也故諸侯之尊王多假而百姓之尊王則眞觀伯兮之詩一言爲王前驅則義不旋踵雖婦人女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心所謂四國有王於此見之矣苟有人焉奉天子之威靈因民心之愛戴行仁政以撫之約束諸侯而行其令猶運之掌爾是以孔子欲爲東周不置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狐乃淫獸今獨行失其匹也以比人之無妻也狐性畏水今在梁失其居也以比人之無家也在梁宜裳而狐

無裳以比綏綏獨行之人不止無妻無家并其一身之所需亦無以自給也民窮如此何以爲國故詩人見而深憂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束衣也在厲宜帶無帶以束衣則不可涉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比也在側則濟乎水矣無服周一身而言不但無裳與帶而已甚言其窮蹙之狀一無所有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憫孤貧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非有匹敵則不能以久安其處故好貨好色必與民同以爲生人之大欲在此也夫所謂與民同者亦非必遇人而推解之比戶而婚配之也經其農桑使得耕織定

其禮儀以便嫁娶鰥寡孤獨皆有養也不幸
而逢水旱則荒政十二以聚其民而并及於
多昏使男女之無夫家者皆得相資以為生
而并可以牽制其轉徙蓋所以為民計者至
悉也衛之君臣專欲而不與民同故少多怨
曠而老多鰥寡始於淫亂而終於流亡觀有
狐之詩其孤苦貧窘與有蓷萇楚同悲覩桑
中溱洧之景象又別矣蓋彼之淫亂尚生於
飽煖此之流亡則迫於饑寒也世變遞降而
生民之艱難日甚維持世道者宜何如軫念
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楙木之實形如小瓜瓊玉名琚佩名朱
子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
匪報姑欲長以為好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足
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
無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方應

龍曰此以風世之薄道往來而較量於錙銖者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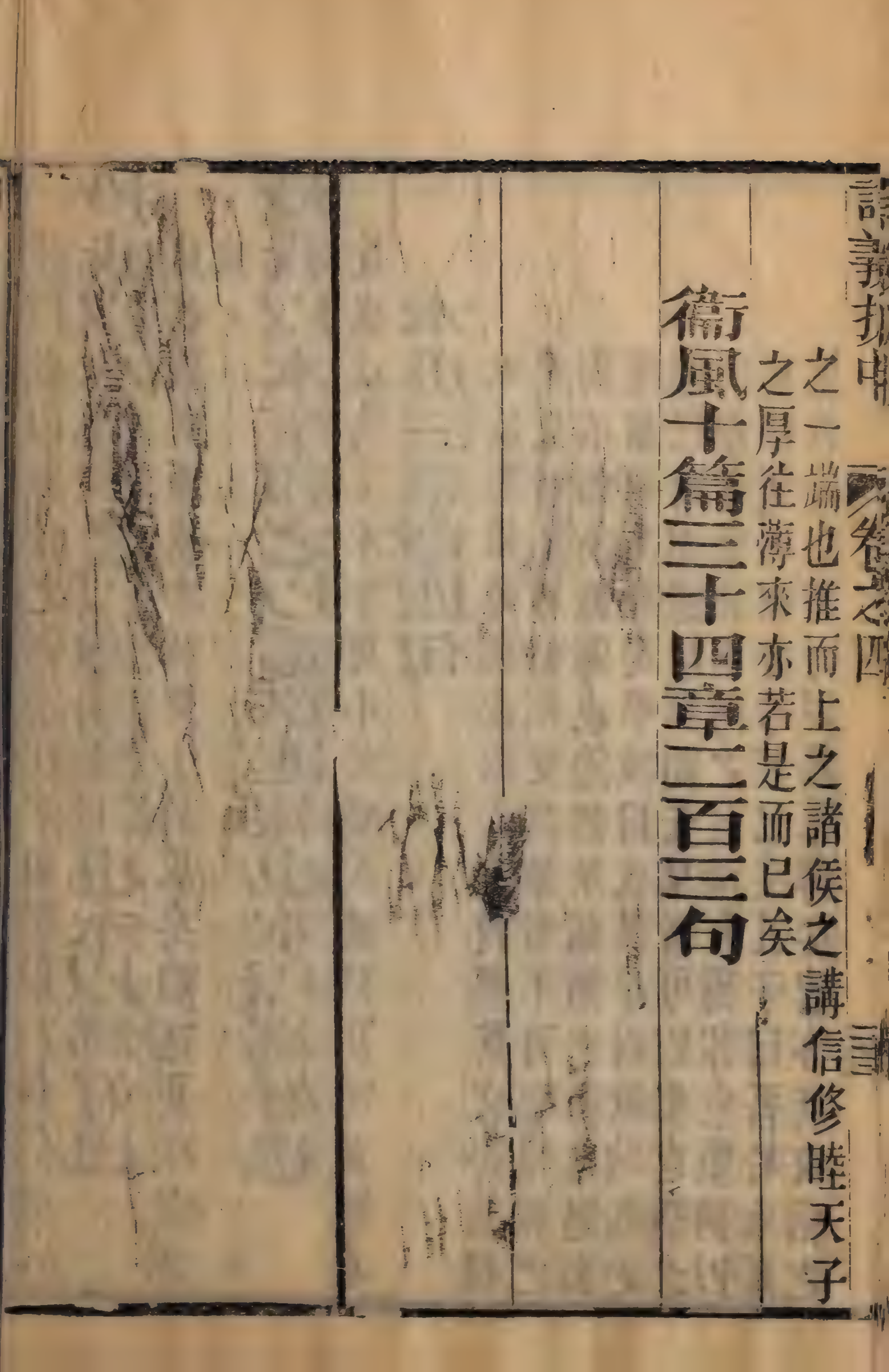
比也瑤美玉也木桃更小於瓜矣瓊瑤更美於琚矣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青玉木李更小於桃矣瓊玖更美於瑤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報施也記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矣施者不可望報受其施者不可忘報報之而不如所施薄也適如所施猶之薄也過於所施可謂厚矣然或自伐其厚而欲施者之德已自謂過厚而謂先施者可以相忘猶之未厚也必如此詩之投漸輕而報愈重猶以爲匪報則相好乃無已矣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以爲菲薄從忠亦朋友信之



之一端也推而上之諸侯之講信修睦天子之厚往薄來亦若是而已矣

衛風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五

王風一之六

王風周東都之風也周公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平王東遷遂都焉其詩皆民間勞人思婦之作不可爲雅止及境內不能被於天下不可名周故繫之王尊之也猶春秋之書王人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觀樂歌鄘衛後爲之歌王然則王風之名以及風詩之次第其來久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似蘆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似黍而小靡靡猶遲遲搖搖心動也周室東遷以鎬京與秦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沃野千里皆爲秦有

故言彼黍彼稷外之也心憂故國行靡靡而心搖搖此惟留心世道之人乃能知之若泛泛者則不知矣無可告語故呼天而訴之也朱子曰既嘆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稷穗下垂有如人之心醉朱道行曰如醉者搖搖之感深而沈冥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稷實堅結有如人之心噎朱道行曰如噎者搖搖之感而凝滯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夫宗周者是文武所經營也是成康以來所世世守也宮廟陵寢皆在焉土田上上山川險塞是天下之奧區也犬戎作難釁起一時秦襄力戰彼亦自復其仇耳爲平王者畱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周室使襄公逐西戎而居之則周可復興與宣王事烈矣乃懼其侵暴而即安於東舉西京而畀之秦異日者秦之代周實始於此大夫行役輿懷於彼黍彼稷者傷周之物產而爲秦之粢盛也周之民人而供秦之賦役也呼蒼天而問何人蓋嘆平王君臣以國與人不知誰實倡爲此謀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舉世皆知而又問何人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

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君子婦人稱其夫也鑿牆而棲曰塒此農民行役而其妻思之也言君子于役不知返還之期則何日而可至哉雞棲于塒雞至也羊牛下來羊牛至也畜產皆至而君子不來如之何而能不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賦也佸會也桀杙也塒藏而桀露故先至者棲塒後至者棲桀也括至也苟無飢渴不敢望其來至而但望其生全也朱子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古之行役未有無定期者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今至於不知其期則是政令無節而不體民之心也公劉之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未有用其身命而不豐其衣食者今至於求免飢渴則是糗糧有缺而不恤民之身也民者國之本也平王東遷國家再造而虐用其民如此失本計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自得之貌簧笙也由從也房奏樂之所孔穎達曰房中之樂作於小寢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言君子為伶官而志氣陽陽常若自得左手執簧右手招我使由房以為此中甚樂也我為所招者自謂也蓋其友感君子之相招而賦此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喜悅之狀翿舞羽也敖舞位也由房敎以樂聲由敖敎以舞容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隱於伶官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簡兮之伶官以執籥見嘲倚思用世也故以賤爲悲也由房之伶官以執翳相招止求全生也故以賤爲樂也此可以觀世變焉然値危亂之時而陽陽陶陶近於玩世而不恭矣再言其樂只且贊之乎抑諷之也謂其性情不厚而果於忘世也諒其心而又欲進其德可謂益友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以手激水曰揚戍屯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申侯弑幽王平王不討而反命諸侯戍

之事不順則令不行故獨周人戍焉而諸侯不與也歐陽修曰激揚之水不能流束薪猶平王政衰不能合諸侯也彼其之子周民謂他國之當戍者也蘇軾曰不與戍申怨諸侯不至也曷月旋歸久戍而不得代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荊條也束楚輕於束薪矣而亦不流水弱之甚也甫呂也亦姜姓蓋當時以申故而並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草也束蒲更輕於束楚矣許亦姜姓之國周語曰中呂雖衰齊許猶在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此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不共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弑父爲可怨至使復仇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益母草也暵燥也乾高地也仳別也嘅嘆聲言天時亢旱物產凋殘故中谷有蓷在乾地者

先嘆矣凶年饑饉宗一家不保故有女仳離初見棄而慨歎矣其慨而嘆也以爲是遇人之艱難也諒之而不怨也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修乎地也條長也歗與嘯同淑善也旱之久在乎地者亦嘆矣棄之久則慨嘆者條歗矣其條而歗也以爲是遇人之不善也怨之而不怨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濕雚地也啜泣貌旱之極在濕地者亦嘆矣窮之極則條歗者啜泣矣其啜而泣也以爲事已至此末如之何雖嗟亦無及矣蓋不怨人而自悲且自勸其勿過悲也性情之溫厚如此而猶不免

於見棄此則國家之大勢有所以致之而非一人之故矣詩人是以敘其事而深悲之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范處義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衰民散而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兎性陰狡爰爰自得之貌雉性耿介離麗羅網罹罪吪動也朱子曰兎爰爰而雉離羅以比小

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
是也無爲不生事也小人得志則必生事生事則
必立法立法而人不從則犯從之而不習則又犯
故有一爲必有一羅所爲日多故逢此百羅也當
此之時君子雖憂之而不敢動動則入於羅矣惟
望寐而無吪庶可免於禍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罦翻車也無造不造言也小人生事則必造
言所造之言非簧鼓以惑君志即萋菲以陷正人
故有一造即爲一憂所造日多故逢此百憂也寐
可不吪覺則必吪故願無覺則永不吪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車羅也庸功也聰聞也小人造言生事則必邀功以聚財而得功必有病於民以用兵而得功必有害於國故有一庸即為一凶邀功者衆故逢此百凶也寐而有聞則易覺故願無聰人呼之而亦不聞則永無覺矣此無聊之極思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兎爰閔周也天下之禍莫大乎君子退而小人進故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為之造之庸之小人為國也百罹百憂百凶災害並至也斯時之君子前者離於羅後者寐無聰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此不治之症惟明君可以醫之夫君之明者亦非有奇術也已熟察其爰爰之狀則可以知其為兎矣但細核其為造之庸則可以知其為凶矣知之既真出雉於羅而置兎於罦反覆手之間耳於以君德以明為大一明而邪正分則君子進而小人退天下永無事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聯屬之貌岸上曰滸人之生也父母猶本也兄弟猶枝也葛藟以枝蔓聯屬庇其本根故雖在河滸而終不漂流物猶如此人乃不然遠其一本之兄弟而謂他人爲父夫他人非天屬也雖謂之父豈我顧顧乎是疏者終不可以爲親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水涯曰涘更嶮於滸矣朱子曰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心識之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與也岸爲水涯日滑更險於涘矣而葛藟終在者以根枝盤結故也昆兄也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爲一昆故雖謂之而不聞蓋異姓非一本也我薄於一本之兄弟而欲異姓之兄弟厚我此必無之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刺不睦也天性之親父母而下則惟兄弟其相親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他人不如兄弟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言兄弟勝於他人也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雖不合之兄弟猶勝於他人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言雖至好之他人終不如兄弟也今乃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爲兄弟甚而他人之父亦父之他人之母亦母之人皆一本已獨二本是已不可爲人又況

終不見收乎窮而無所復入乃始悔之則已晩矣天下之遠兄弟而親他人者讀葛藟之詩其亦可以自反也夫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比也葛蔓而善附似小人之黨援也彼采葛者喻讒人引用羣小結爲朋黨以陷正人爲正人者一日不見於君則乘閒而讒之者衆矣故憂懼交集雖一日之暫有如三月之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比也蕭蒿也氣味苦寒喻小人之陰險也陰險之人其爲讒也隱而酷故憂懼之甚一日不見不止如三月直如三秋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比也艾似香而非香喻小人之柔奸也柔奸之人其爲讒也深而巧故憂懼之極一日不見不止如

三秋直如三歲矣張彩曰楚辭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意蓋本此

采葛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采葛懼讒也夫小人與君子不兩立者也其欲去君子之心無日忘之也其投門伺隙而欲中傷之亦無日忘之也無間可乘斯俟之耳俟之而得間未有不亟乘者也昔上官桀之讒霍光也伺光出沐日奏之恭顯之讒蕭望之也亦伺其出沐日奏之然則一日不見而讒砂作信有徵矣詩人之懼之也有以夫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之車也檻檻行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也毳衣五采其青采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謂大夫也朱子曰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

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哼哼遲重之貌璊赤玉也毳衣之赤采如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畏子不奔故生不得以同室然心未嘗忘奔也庶幾死得同穴而已有如皦日誓詞也朱公遷曰此所謂民免而無恥者

大車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明其政刑使民畏之此亦能吏宜美而反刺之者爲無其本也蓋周之衰久矣于役有飢渴之患執簧與招隱之思中谷不保其夫婦葛藟遠棄其宗族民不堪命所宜撫綏苟有志於中興自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訓農課桑敬教勸學使民樂其生而親其上庶可以有爲也今乃高車

華服峻法示威不求民愛而但欲民畏此如元氣微弱之人偷投以猛烈之劑一時亦收汗下之功而其人遂成不治之症觀周之終衰而不振則政刑之效可觀矣爲治者可不審所尚哉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麻穀名皮可績爲布子嗟賢人之字也施施從容自得之貌賢人隱於丘中藝麻麥果實以自給其友之在位者勸其出而仕也子嗟藝麻有若麻留子嗟焉夫麻留子嗟不過安貧自守不若來共天位可以從容展布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賢人之字也子國種麥有若麥留子國焉夫麥留子國不過自食其力不若來食天祿可以無煩力作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而比也之子通指前二人也佩玖喻所行之道也言二人留於李下招之而不來夫君子不榮其身不可不行其道雖不貪位謀食亦當貽我以學之所得不可自高其節而懷寶迷邦也蓋所以勸之仕者其義益大矣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致治之本在於得人不誠心以求賢而徒區區於政刑君子以為未也朘民之膏以富國國富而民生貧竭民之力以強兵兵強而民氣弱刑民之肌膚以立政政立而民命殘未有民受其損而國受其益者也惟用賢人以教養之經其俯仰之資申以孝悌之義行之以誠心要之以久道於是乎不增賦而國富不尚力而兵強不為苛細嚴猛之令而政立故民者邦之本也

賢者民之望也敍丘麻於王風之末者○聖人之所以爲東周也○

王風十篇二十八章一百六十二句

鄭風一之七

鄭邑名在西都畿內宣王以封其弟友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其子掘突定平王於東都又得虢鄶之地乃徙居之而施舊號於新邑卽今之鄭州是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宜稱也粲米也緇衣賢人之服也衣與身宜新作者也新衣至敝時已久矣敝又改爲無厭心也適子之館就見之也還而授粲廩人繼粟也其禮之也隆其養之也備此王公之尊賢者

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鮮明也人志行高潔則覺其衣鮮明也所改爲者又敝矣而又改造焉適館授粲重言之者見其久而不倦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寛大也人德性安舒則覺其衣寛大也所改造者又敝矣而又改作焉適館授粲又言之者見其始終如一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緇衣好賢也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是

也天下之養賢者有矣而患其不能久也夫賢者之與人處非徒資其衣食而已將必有責難之事將必有匡正之言爲其事而不便聞其言而不入則厭之矣故始厚者每至於終薄此不承權輿所以致慨也今武公之養賢衣欲其常新粟欲其常繼館欲其常適此必有道其教而不以爲苦味其言而彌覺其旨者是以久而不厭如此也儀之一也由於其心之結也故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比也將請也仲子祭仲也里所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柳屬祭仲勸莊公使除叔段而公不從其不從也非愛段也有所畏也詩人知其情焉故爲之拒男之辭以比之無踰我里比無預我家事也無折樹杞比無害我兄弟也父母謂武姜也言非愛

毀而不懷祭仲乃畏姜氏而不敢輕動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比也牆垣也古者牆下多樹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也諸兄謂諸大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比也園圃也古者園內多樹檀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人謂國人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即位武姜爲毀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國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則是莊公非愛叔段而不除亦非不懷祭仲之陰謀但以内畏姜氏之廹外畏諸大夫之異同且畏國人之謗議是以隱忍而姑待之其中心之委折詩人如繪之矣天性薄而世故深君子惡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之弟共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仁愛人也朱子曰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田獵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孔頴達曰言其仁者國人悅之之詞非實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飲酒燕會也鄒泉曰飲酒而好指其獻酬歡洽而言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鄒泉曰服馬而武指其控御馳騁而言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武姜愛叔段欲立之叔處危疑之地宜何如操心慮患而乃施與以市恩燕樂以明惠馳騁以示勇宜其不能終也抑莊公亦有過焉朱善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莊公於叔段果能寵之以高位與之以大邑又使吏治其私邑無令施恩而得衆且使城郭不得以擅完車乘不得以擅修卒徒不得以擅動則雖欲爲亂其誰與之令莊公不然始則恣其所爲而不問終則操之已蹙而不怨則是其予之者乃所以奪之其寵之者乃所以殘之也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傳曰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
失教也得此詩之意矣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
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賦也一車四馬曰乘衡外兩馬曰驂藪草澤火焚
烈熾也襢裼去裼衣而袒其臂也空手搏獸曰暴
狃習也叔段從莊公于田肉袒搏虎而獻于公蓋
自誇其勇也國人愛而惜之故戒之曰請叔無習
爲此恐其或傷汝也張彩曰暴虎危矣以此而驕
其兄則更危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夾轅兩馬曰服上襄高騰
之貌忌抑皆語詞磬折控止制馬使不行也縱放

送僕驅馬使速行也極言叔之材武恐其以誇材武而致傷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賦也鴇驪馬也阜火熾也慢遲罕稀掤箭筒釋解也鬯弓袋也收馬止射解矢弢弓也極言叔之整暇恐其以示整暇而致傷也材武之忌小整暇之忌大凡叔之所狃者皆足以致傷叔不知而國人知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夫以叔之勇力超絕射御精良氣度閒雅此實出衆之材觀其暴虎而獻于公亦有媚君之意非生而欲叛者也莊公忌之而不制之縱之使至於叛則不仁甚矣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人清邑之人也彭地名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朱羽矛飾也二矛並建其英疊見故曰重英翱翔遊行也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師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重英初次河上也翱翔次而無事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勾曰喬所以懸英也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重喬久次也逍遙無事之至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賦也軸亦地名陶陶自得之貌左從軍右前軍也旋迴抽拔也自彭而消自消而軸時更久矣止馳驅介不建二矛無關志矣翱翔逍遙之態忽而變

焉左軍旋車而欲返右軍抽隊以潛遁中軍高克所自將作爲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有潰而已於是乎左右之將返國而中軍之將出奔矣惡一人而棄三軍謀之不臧未有甚於斯也

淸人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淸人刺文公也胡安國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其所制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不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之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舍處渝變也言羔裘潤澤而毛順且美今之服此裘者能順其命而安處不變亦如裘之直且侯也命有二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舍而不渝者

當其處常則安於所受之理而不渝其志及其處變則安於所定之數而不渝所守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司主也言豹之爲獸甚武而有力今之服豹飾者强毅不屈能主一國之直道亦如豹之武有力也直而云司者以直爲直爲臣職也賢否必直言之不使用舍有未當以激揚爲已任也事之是非必直行之不使措置有失宜以匡正爲已責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明也英裘飾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壓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粲也彥美士也言裘之三英粲然光明今之服是裘者能主邦之直道故爲邦之美士如三英之粲然可觀也必司直而後爲邦之彥者直道而言乃上有裨於君德能爲邦家之光也直道而行乃下有益於

民生能造邦家之福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天下之大夫多矣而不能爲邦之彥者以其不直也人生本直而至於不直者以其渝也謂直道而行恐其得禍故渝而不直以求福也而不知禍福皆命也直而禍不直而福命也直而不禍不直而不福亦命也君子知命之宜安也故居易以俟之不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福是內外兩得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安也故行險以僥倖徒渝其直而未嘗不得禍是內外兩失之也是故舍命而後能司直常俾之氣節從淡定出也司直而後爲邦彥蓋世之勳名由節義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遵循摻攬袪袖寁速惡也故舊也君子去國國人留之循大路而執其袪曰子無我惡而不留

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嚴粲曰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賦也魗與醜同范處義曰既摻其袪又執其手以期君子之必留既陳故舊之情又陳昔日之好以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安能如是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蓋緇衣之養賢久矣莊公不承權輿君子原有可去之道而國人之留之者以爲君子亦有可留之道也醴酒不設穆生不起申公白生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漢之後主雖與有爲而武侯鞠躬盡瘁曰追維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夫父祖尊賢養士亦欲以貽子孫一不合而即去所謂國士之報安在故國君於賢誠不可不愛

偕保護男合解體而君子於去就之際亦當權其輕重而審處之誼不可絕自宜仍留時苟可爲自宜姑待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屈原雖放逐倦戀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返君臣雖以義合亦各有性情焉當厚積其忠愛以求有濟不可執見幾之說槩以悻悻而去爲高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旦天將明也明星啟明也弋繳射鳧水鳥也朱子曰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宜烹調也朱子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招來之也順之從其言也意氣相投也好之愛其人也性情相契也雜佩佩觿燧箴管之類贈送問遺報答也朱子曰婦人又語其夫我苟知子之所招而來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閫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

友善以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盡婦道也家之興在於儆勤禮之實在於和敬德之修在於親賢雞鳴昧旦相儆戒也翺翔弋鳬男勤事也與子宜之女勤職也飲酒偕老能和樂也琴瑟靜好能敬謹也雜佩問報勸親賢也凡所以相其夫者無所不備矣雖桃夭之宜家何以加茲夫以衞風之淫而有雄雉之善言德行以鄭俗之靡而有雞鳴之和樂靜好亦可知人性之善士女皆同而關雎麟趾之化不擇地而皆可術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同車親迎也婚禮壻揖婦出門御車授綏是

與友同車也舜木槿也翱翔既至夫家下車而行也稱佩玉瓊琚禮服也孟姜卽同車之女未至夫家故稱友既至故稱字婦之也都嫻雅也蓋是時鄭俗猶行親迎之禮而女子之于歸者美而且賢故詩人稱之以爲顏如舜華洵爲美矣而其禮儀之嫻雅則尤可敬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婦既升車壻御三周御者代之故不同車而同行也將將玉聲卽所謂德音也記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佩玉將將則其有德可知矣故詩人稱之以爲有此德音其壻當永歎而不忘不可徒悅其色而已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勸好德也女有婦德亦兼婦容而夫之於婦則不可色與德並重色與德並重久則重色而忘其德矣夫忘其德則婦不脩德而以色爲媚上必以此荒於政下必以此荒於業非細故也同車之詩雖顏如舜華而所不忘者專在德音能輕色而重德故聖人有取焉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游賦風雨取其旣見君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德音不忘也子柳賦蘀兮取其倡予要女也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攫矣然則此詩之義亦可知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本名荷華芙蕖也子都禮儀嫺習者也狂放蕩也扶蘇扶蘇荷華顏色可觀故以與子都也言山尚有扶蘇隰尚有荷華而朝廷之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則是並無華國之士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橋與喬通松大木也游長而曲也龍紅草高丈餘子充德義充實者也狡奸詐也橋松游龍枝幹可用故以興子充也不見子充而見狡童言並無棟梁之林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國無人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以爲無人者非無人也有人而不用也以謹飭者爲拘迂以蕩佚者爲高曠是以狂爲都也於是乎不見子都而見狂且矣以忠信者爲無能以奸僞者爲有用是以狡爲充也於是乎不見于充而見狡童矣其始也有人而不用及乎習尚既成舉國皆爲狂狡則欲用而果無人矣讀山有扶蘇之詩千古有同慨焉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比也落葉曰蘀吹隕之也叔伯同姓之稱鄭介晉楚之閒楚常伐鄭而晉不能救鄭大夫欲晉之急已也故言蘀兮蘀兮風其吹女以喻楚風甚競不止吹鄭并吹晉也叔兮伯兮苟能倡大義以攘楚則鄭自從而和之不止存鄭亦所以周晉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比也漂與飄同捲而去之甚於吹矣要成也从而不變深於和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蘀兮勸晉急鄭也晉楚爭鄭無歲不勤諸侯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則鄭望晉倡久矣蕭魚會後不復叛晉倡予要女非虛言也夫救災恤患大國之職也待小國之請而

後圖之情其職矣聖人錄蘀兮憫鄭而責晉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狡童謂小人也小人有謀恐君子知之故不與言既不與言則君子不得進言矣故憂小人之蔽君至於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不與食不與共食祿也息寢也既不與食則君子不得預事矣故憂小人之誤國至於不能寢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小人用事也小人得志必去君子其一不與言而不與食勢所必然也君子憂之者非好與小人言且食也夫此君子是嘗與其君言者也狡童不與言則君亦不與言矣是嘗

食君之食者也狡童不與食則君亦不與食矣君子在位國原可爲一用狡童遂能使君德不明而賢人屏迹至於廢寢忘餐而未如何也狡童之爲禍烈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且歎辭晉楚爭鄭而鄭左右從無歲不被兵鄭人譏其謀之不臧也故賦此詩以爲不守信義而輕於向背此如人之與人交者思則從之不思則背之是狂童之狂耳豈足以謀國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人之佳者也重言狂童之狂

深嘆之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褰裳刺無信也春秋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有之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遂從楚九年晉伐鄭又從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從之十年晉又伐鄭十一年楚又伐鄭晉又伐鄭故鄭人賦褰裳以爲謀國者如狂童之狂也昭公十有六年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晉必急鄭不敢使鄭復從楚也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鑒前人之狂惑後人未必能有終也然則此詩之義宣子言之詳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比也丰豐美也巷門外也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爲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也以比晉人爭鄭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比也昌壯盛也堂庭内也言男子親迎人已在堂而悔已之不將也以比晉人伐鄭兵已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比也衣裳錦褧嫁服也叔伯男子之字也言嫁服已備叔伯一來則從行矣以比賦幣已具晉君一來則迎服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比也與行從之也與歸則永不叛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思從晉也鄭成公以楚子之集矢於其目也故終身不背楚成公卒後鄭兩屬焉毫城之盟鄭貳於楚蕭魚會後永服於晉悔不將送之而駕與行歸非虛言也聖人錄之者美反正也夫晉楚匹也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然而晉奉正朔是爲王臣且諸姬也楚僭二號自狄之矣是晉者王之懿親而楚則王之叛臣也順逆既判賞罰自分是故從晉則爲睦親王之所賞也從楚則爲黨叛王之所誅也此文武周公之法孔子不敢易焉詩錄丰而春秋美蕭魚勸從晉也正所以勸尊王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除地爲町曰墠圃畦也阪者曰陂畦稜也茹藘茜草可以染絳圃者之所種也賢人不仕而隱

於圃在東門之外除地爲墠植茜於陂而作室其中詩人知其賢也故賦而嘆之以爲室在東門雖若甚邇而其人則意致甚遠可望而不可即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栗表道樹也在圃之外踐行列整齊之貌君子隱居必修內行有踐家室如洒掃庭內琴瑟靜好之類覺其整齊嚴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豈不常思相見無如其遁於邱園不肯來我即也所謂足跡不入城市者與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而不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室邇人遐實勞我心語意與此相類然則此詩之爲思賢有徵矣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思隱士也。凡紀人以爲高者。內不足也。離世以爲隱守者。不固也。有道之士。不有其才。而亦忘其遇。故混迹於稼圃樵漁之

中而超心於功名爵祿之外以遁爲遠乃眞遠也塤中之人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乎推之不去招之不來何行之高也夫觀其家室之有踐非果於忘世者顧世不能用而其人乃自此遠矣豈不惜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比也淒淒寒涼也喈喈和暢也夷平也風雨自涼雞聲自暢以比君子居亂世不改其和平之度也如此則可轉亂以爲治故國人思之以爲果得見此君子則憂亂之心何爲而不平乎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比也瀟瀟風雨聲雜也膠膠羣雞聲應也瘳愈也風雨相雜雞聲相應以比君子居亂世不改其應求之素也如此則可得人以共治故國人思之以爲果得見此君子則憂亂之疾何爲而不愈乎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比也如晦風雨甚也不已雞聲續也雖以將旦故鳴如晦則恐疑爲不旦而止其鳴也而雞鳴不已以比君子居亂世不已其求治之心也如此則人之憂不夷而不已人之疾不瘳而不已天下永被君子之澤如之何而能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風雨思君子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天心未有不厭亂者也民心未有不思治者也患有治世之才者或隨俗而易其守或臨難而變其節則以亂易亂而無時已矣故思君子之不改其度也然君子不改矣或有時而立於朝或有時而隱於野既隱於野則人無由見焉故操用人之柄者必使天下之人皆得見君子既得見之夫而後喜可知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衿領也毛傳曰青衿學子之所服是也嗣續音問也學校廢壞師儒不安其職而去閒其弟子之失學而賦此也言青青子衿猶如在月悠悠我心靡日不思縱我不往視子子寧可不時通音問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佩佩綬也毛傳曰士佩青組綬是也言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縱我不往而教子子寧可不來而求教乎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挑輕浮也達故嚶也城闕城土之闕登高眺望之所也士離師而失學習爲輕薄而荒於嬉遊此人才風俗之所闕故中心憂之一日不見有如三月之久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是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道之不明久矣鄭之執政前乎子產後乎子產者皆未必仁也則學校之廢有由然矣夫鄭非無事之國也需才豈不孔亟乃日搶攘於干戈會盟之間而以學校爲緩圖至使師儒退而獨處士子散而嬉遊天地之生才有數壞之於平日而欲用之於一旦將安從得之一日不見而如三月豈直師弟朋友之相思哉以爲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興人材不可一日而不育教化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激揚之水不可流束楚以興他人之言不可間兄弟也迋與誑同言兄弟一本之親也不幸鮮少惟予與汝猶一人也愼不可以人言間之夫人之間之者必謂彼之親汝勝於兄弟此必無之理非愛汝實誑汝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惟予二人痛詞也止有二人若不相親則一身之外更無人矣人實不信謂迋汝之言彼原不信汝不可遽信也姚舜牧曰迋是一時之妄言不信是其平素之不誠推極於平素甚言其不可信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勸睦也夫人之兄弟未有生而不睦者也當其少也食則同案坐則同席不能不相親也及其長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不能不慚疎也嗜好日多淫朋誘引兄弟規戒反成嫌隙於是内有妻子之浸潤外有朋友之萋菲人言滿耳而兄弟參商矣故欲睦兄弟必先不信人言夫舍已從人古有明訓而謂人言必不可信者非聽說也夫人而至於離間人之兄弟此其無良喪心豈尙有可信之言哉是故人言無準以理爲準但勸兄弟使相睦者必其信而非迋者也但間兄弟使相離者必其迋而不信者也情雖難測理有可推以理詳情百不失一聖人之不逆億而先覺用此道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

賦也縞白色綦蒼色巾頭巾也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員助也正月之詩曰員子爾輻是也此賢人自樂其室家也言出其東門有女甚多而我思不存焉夫縞衣綦巾我自有妻采蘋蘩而主中饋內助旣有人矣又何慕乎人之女之多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城曲闍城臺也荼茅華如荼美而秀也茹藘可以染絳裳色也娛樂也言出其闉闍有女甚美而我思亦不存焉夫縞衣茹藘我妻雖陋侍巾櫛而御琴瑟與娛其亦可矣又何慕乎人之女之美也

出其東門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閔時俗之淫亂而作此詩也夫人之思淫由於多欲一夫一婦庶人之職而或以爲少也裙布釵荊貧家之常而或以爲陋也愚其多而且美故淫心生焉思而不得徒亂其心愚而得之遂敗其行無一可也夫樂不在於境而在於心心以爲足隨境皆足以爲不足無時能足矣能守分而安貧亦何入而不得樂我員而與之娛心以爲可則信乎其可也故曰禍莫大於多欲福莫大於知止三復出其東門之詩所以造生民之福者無窮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比也蔓延也漙露珠也淸揚目淸而眉揚也婉和

也邂逅不期而遇也適遂也野草蔓延由被零露以比民生蕃滋由被膏澤也清揚以比人之明婉以比人之順明則能察民之隱順則能給民之求此膏澤所由下於民也邂逅相遇而適我願以比人君得遇此人則求賢之願遂而養民之願亦遂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比也瀼瀼露多貌如語辭臧善也婉如清揚謂順而且明也不明則惠不能遍故明重於順也偕臧謂人君得遂其養民之願而賢人亦得遂其行道之願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並受福者偕臧之謂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賢也養民者君之職而非得

賢人則澤不下流易屯之五曰屯其膏言五爲坎體本有膏澤以六二不字承宣無人雖有膏而屯也故賢人者民之命也求賢而欲其邂逅非簡其禮也夫賢人難得也苟知賢之所在自不難徵聘之加顧或求之而不得或招之而不至古來英賢之遇合往往失之意中而得之意外執一格以求之則所遇者僅矣故必無時不思有美無地不加物色夫而後耕耘樵漁之内班荆傾蓋之間莫不有所遇也然則所謂邂逅相遇者正其惠民之心無已借臧之念甚切豈素不加意而徒聽之適然之數哉昔鄭伯享趙文子于垂隴子太叔賦此文子曰吾子之惠也取其有志於零露也鄭七子餞韓宣子于郊子齹賦此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取其有志於借臧也孔子遺齊程木子于郯傾蓋而語贈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子曰詩不云乎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吾於是而不贈則終身不

之見也致其留意於邂逅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渙渙冰解而水盛也蕑蘭也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朱子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也黃一正曰水上祓除古今有之但鄭之士女於此相要戲謔爲風俗淫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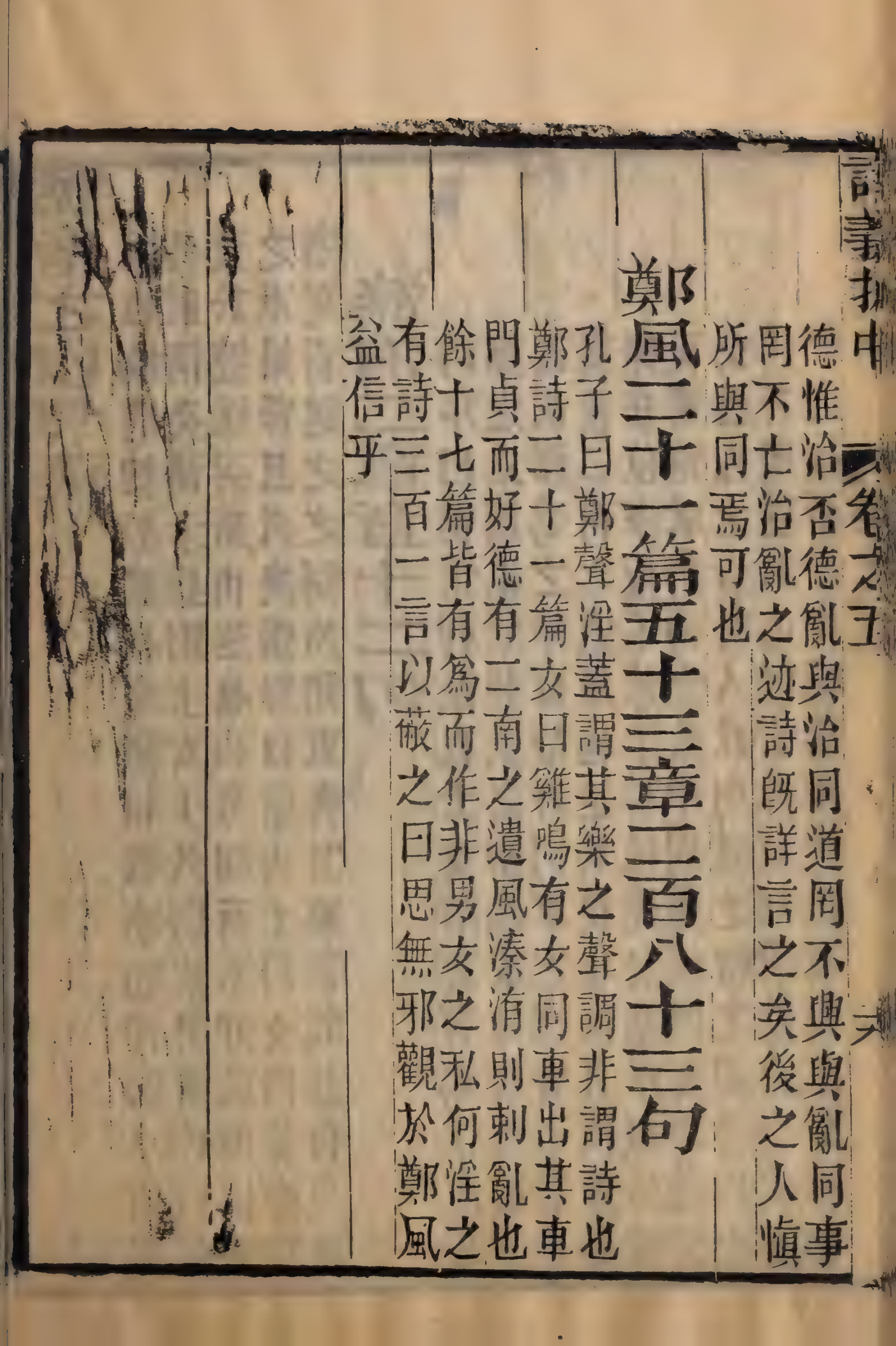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瀏清貌殷衆也將猶相也冰初泮則水尚濁久則清矣蘭未盛則士女少久則衆矣黃佐曰俗荒於遊淫奔所由起也相夸詡而不知恥則淫之漸染深且久矣張彩曰篇內士曰女曰皆旁觀者聞而述之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醜態自見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溱洧刺亂也士女佮遊習爲淫亂也鄭之立國也新桓武之初緇衣好賢羔裘司直故雞鳴之琴瑟靜好同車之德音不忘庶幾哉二南之遺風也迨其後也狂且狡童接踵在位學校不修子衿挑達於是乎風俗壞而溱洧賦與衛之桑中同矣彼則要之送之公然以之告於人此則謔之贈之詡然以之誇於衆蓋恥心既亡非政刑所能止也故桑中之後而衛中絕溱洧之後而鄭遂衰書曰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治亂之迹詩既詳言之矣後之人愼所與同焉可也

鄭風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孔子曰鄭聲淫蓋謂其樂之聲調非謂詩也鄭詩二十一篇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出其東門貞而好德有二南之遺風溱洧則刺亂也餘十七篇皆有爲而作非男女之私何淫之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觀於鄭風益信乎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六

齊風一之八

齊國名在禹貢青州之域武王封太公望於此太公惠工商通魚鹽民多歸之故爲大國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賢妃御於君所所常恐宴起故夢寐之中若有所聞輒自驚曰雞既鳴而朝既盈矣又疑非雞之鳴無乃蒼蠅之聲乎其實匪雞匪蠅蓋緣想成聲無聞而若有聞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昌盛也夢寐之中若有所見日日將出而東方明矣又疑非東方之明無乃月出之光乎其實匪日匪月蓋以意造形無見而若有見也前疑於耳此疑於目恍惚若夢故下言甘與子同夢也

還三章章四句

還尚健也國之強弱係於民風好淫靡則國弱尚勇健則國強觀子還之詩其民便捷而雄偉與小戎駟驖伯仲矣視桑中溱洧豈不遠勝哉然羣相角逐則急功利可知矣互相稱譽則喜夸詐可知矣其所長即其所短也君子是以知習俗之宜慎也齊承太公之遺故其民習兵魯秉周公之教故其民習禮而習兵則強而坊表不立故桓公之伯業及身而遂衰習禮則弱而典型常在故魯國之宗社至漢而猶存向使以齊之習兵而再進以敦詩說禮之風以魯之秉禮而再加以內政軍令之寄庶幾哉治臻上理矣故立國之體文武並崇為治之宜剛柔互用不可以有偏也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著與宁同門屏之間也以縞懸瑱曰充耳尚加也瓊玉名華光華也呂祖謙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門內曰庭瑩光潤也呂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壻導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階上曰堂英猶華也充耳一物而三色故先見素次見青次見黃也尚之以瓊其光瑩然如華如英亦一物也呂祖謙曰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著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著刺不親迎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社稷宗廟主何謂已重乎故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行之親迎於渭世子之禮也韓侯迎止諸侯之禮也有女同車美得禮也俟我於著刺失禮也春秋於夫人之逆至苟有失禮必詳書之重人倫之始也故曰禮始於謹夫婦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興而賦也履禮也卽就也東方之日朝而陽盛以興姝子之德輝充揚也又言當此日出之時而姝子已在我室夫其在我室者有禮於我而來就見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而賦也闥門內也發啟行也東方之月望而初升以興姝子之德容盛滿也又言當此月出之時而姝子乃在我闥夫其在我闥者成禮於我而後啟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美見賢也大夫以禮就見而賢人喜之也世之慱好賢之名者亦有矣而患其意之不誠也禮之不備也又患其言之不合而敬之不永也今之見賢者日出而來其心誠矣履我而即其禮備矣朝來而暮去其言終日相得也將發而猶履其敬始終不倦也以此求賢何賢不至得賢圖治何國不興此太公之遺教與雞既鳴矣賢夫人儆君於內

東方之日賢大夫敬士於外洋洋乎夫風也哉表東海者其以此乎國未可量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言東方未明爲時尚早而急遽錯亂至顛倒其衣裳其所以顛顛之倒之者以有自公所而來召者也未明而來召其寢興無常可知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將明之氣也言東方未晞爲時更早而倉皇失措至顛倒其裳衣其所以倒之顛之者以有自公所而來令者也未晞而來令其號令不時可知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比也籓離曰樊菜園曰圃瞿瞿驚顧之貌夙早莫晩也言折柳以爲圃樊狂夫見而瞿瞿以其有界而不可踰也晨夜之界甚明乃不能取準而不失

之早則失之晚斯緩急皆所以害政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爲政固欲其勤然亦必中乎其節寢興號令早晚有時則侍御僕從以及百官之在公者不致倉皇無煩久待而亦無廢事過於夙則未明顛倒而至於廢寢過於莫則日宴跛倚而至於廢食臣下不勝其勞而事亦多至於僨故遲速有節實爲政之要務不可不加意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崔崔高大貌狐邪獸也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蕩寬平也齊子謂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詞朱子曰南山雄狐以比齊襄居高位而有邪行也且文姜既歸於魯矣

襄公何爲而又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朱子曰兩二屨也緌冠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蓺樹也東西曰衡南北曰從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也鞠養也言欲蓺麻者必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告其父母魯桓之娶文姜也告於惠公之廟而來則是既告父母矣何爲不防之以禮而養成其姦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典也克能也極窮也呂祖謙曰納之不正容有不敢制者桓公既以禮納文姜矣曷爲又縱其姦而至於極也朱子曰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內亂也春秋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讙所謂齊子由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所謂既曰得止也十有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平齊紀也齊欲滅紀曷爲與紀平欲媚魯以會文姜也所謂曷又懷止也十有八年公會齊侯於濼齊侯邀文姜也所謂曷又從止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在會也公令夫人任會是養姦也所

謂曷又鞠止也會畢而遂如齊公從夫人也
夫人從齊侯公從夫人是縱姦也所謂曷又
極止也因是而公薨於齊迨其後也齊襄亦
被弑矣新臺南山之事聖人所不忍言而經
存之者所以示戒也淫亂之禍不弑則亡是
故新臺賦而衛滅株林賦而陳亡南山賦而
魯桓弑於前齊襄弑於後天有顯道罔若是
其不爽也可不戒哉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耕治之也甫大也莠亂苗之草也驕驕高
張之貌忉忉煩亂也朱子曰言無田甫田也田甫
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
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
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桀桀侵陵嘉穀更甚於驕驕矣怛怛慘切傷

神更甚於切切矣輔廣曰田甫田妄作者也思遠人妄想者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也丱兩角貌未幾不久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朱子曰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甫田戒貪功也齊之為俗急而夸夸則不安其常急則不循其序詩人戒之故賦甫田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夫君子崇德原欲其高然非無自而高也君子廣業原欲其遠然非無自而遠也循循於卑邇拾級以上不期其高登之既

久不自覺而已高矣跬步以往不期其遠行之既久不自知而已遠矣是故學戒其躐等而治戒其欲速急求有功必致無功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其功乃大也易曰積小以高大無田甫田之謂也書曰邇可遠在茲無思遠人之謂也又曰厥德修罔覺則实而弁之謂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領下環聲美壯大也仁稱須之詞言其素有仁人之稱如令聲之遠聞也齊俗好獵故見人之牽犬者美其犬而并美其人也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兩環相貫曰重環鬈髮美也長而盤曲有如重環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一環貫二曰重鋂偲鬚美也多而下垂有如重鋂也以人牽犬其事可鄙而互相誇美如此其國可知矣是故俗之所貴道之所賤庸人之所艷君子之所惜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盧令刺荒也民荒於獵不務正業也昔先王之居其民也樸者散於田野其器耒鋤簑笠其人敦厚力田秀者聚於庠序其事詩書禮樂其人孝弟忠信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今也鬈偲且仁之人而日攜犬以遊是秀者失教也里巷行道之人皆艷稱其犬是樸者失業也士失教則人才壞農失業則風俗衰猶且互相稱美恬然而不以為非則世道之變不知其所底也故詩人憂之而賦此述其美者怪美之者也所美非所美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齊子謂文姜也歸復歸於魯也曷爲復歸魯前孫於齊也魯桓之薨於齊也文姜與焉是弑君也齊襄內亂文姜弑君有王者作比而誅之寧待問哉今齊襄寔然君齊文姜公然歸魯是法敝也故言笱敝不能制魚以比法敝不能討賊所謂網漏吞舟也其從如雲言其盛也是齊人送之而魯人亦迎之可傷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亦大魚如雨言其多也雲降而爲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出入之貌以比文姜前出魯而入於齊今出齊而入於魯也如水言其流也雨集而成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順流而不可止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敝笱刺法壞也哀姜與弑閔公而孫於邾僖之元年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討之也取之於邾而殺之於夷也不書殺無譏也以爲常殺也書齊人以歸譏之也與乎弑則義已絕不可以附葬不可以祔廟則不歸可也文姜之罪甚於哀姜而乃縱之歸齊襄固不容誅抑魯人亦有過焉宋襄公之母被出尙且終身不歸況與弑而孫焉者乎孫而又容其歸則無以處之矣異日之會齊侯自此歸始也春秋不書文姜之歸國史失之也刪詩而存敝笱所以補春秋之闕也故曰詩與春秋相表裏者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之聲簟竹席也茀車蔽也鞹革也以朱漆革亦車蔽也發夕夜行也朱子曰齊人刺

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黑馬曰驪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和悅也溫色甘言以悅其下欲以蓋其醜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湯湯大貌彭彭多貌言汶水之旁大道之上行人甚多而文姜翱翔於其際曾無愧恥之心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而不息也儦儦來而不絕也范處義曰發夕則以宵而旦逝猶有自赧之意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愧之色翱翔則迴翔從容而後去遊敖則縱觀恣適而忘返是也屢言魯道有蕩易詞也坦然直往曾無阻厄之者蓋魯人不恥而齊人恥之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刺文姜也公然播其惡於衆也齊襄文姜無責耳矣是魯莊之罪也文姜義當絕乃使歸爲夫人歸已非矣又使出會齊侯是重辱國也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於齊莊公元年夫人遜於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又會齊侯於穀此事以書而莊公之罪著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若揚俯仰得宜也美目揚瞻視高遠也巧趨蹌疾徐中節也射則臧言惟射則臧餘無可述也此則其猗嗟之意微

露於言外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眉秀也傳云目上曰名是也清目黑白分也儀成言其終事無違也正侯之中也姊妹之子曰甥我甥齊人謂之也夫甥者因其母而名之也親其母獨不念其父乎抑思舅氏之於父何如而猶齒盡甥禮如此也此則其猗嗟之事顯露於言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孌儀容麗也婉眉目好也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反覆中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類是也然能

禦其細而不能禦其大此則其猗嗟之心有所不忍言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夫齊襄者魯莊不共戴天之仇也莊公而明於爲子之道也者以射宋萬之僕姑親貫齊襄之胸可也顧乃畏齊之强狥母之欲已不可以爲人又與之狩是亦不可以已乎春秋書公及齊人狩於禚夫禚齊地也曷爲狩於禚公如齊也公曷爲如齊朝襄公也朝則曷爲狩誇其善射也曷爲與齊人狩齊襄卑公也公不恥也而誇其善射其所以自疚者乃其所以自辱也三言猗嗟深嘆之也

齊風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風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周初以封同姓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其地褊隘而民勤儉有聖賢之遺風焉後爲晉獻公所滅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賦也糾糾繚戾之狀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腰襋衣領好人士大夫之通稱魏俗尙儉故葛屨不宜履霜而謂可以履取其價廉也纖手不必縫裳而謂可以縫取其習事也不止縫之而已又要之襋之而好人即從而服之此其儉不中禮宜若可訾然勤而不怨貧而能安詩人有取焉以爲此可美而不可刺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曲避之貌辟與避通左辟讓也以右爲上故讓而避左也揥所以摘髮象

骨爲之之故曰象揥此句之上疑有脫文象揥婦人之飾也魏之風俗大約男事耕耘垢衣敝履而見客則必致敬女操井臼裙布釵荆而行禮則必玦佩飾故葛屨之人皆能宛然左辟縫裳之女有時佩其象揥乃實事也此則儉而有禮更無可刺所可刺者以其心褊也蓋俗過於儉則計較錙銖而有吝嗇迫狹之意惟此是以爲刺而餘無譏焉嘉其所己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廣儉也魏本舜禹之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雖過儉亦致褊心之刺然民勤事而習禮勤事則易富習禮則易教既無鄭衛之淫靡并非齊秦之夸悍天下之俗莫善於此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昔季札觀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辟象揥所謂大而婉乎葛屨縫裳則儉而易行

也爲上者能用其勤儉而輔之以德使無褊心則明主之所爲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與也汾水名沮洳下濕之地莫菜也無度言不可限量也殊實異勝也公路官名以卿大夫之餘子爲之言下濕之地不無可采之菜以興單寒之中不無可用之才也彼其之子雖處卑賤而志意高遠不可限量觀其美之無度較之公路實有過之無不及焉乃專用公路而不采之子豈不惜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水外之地也英華也才學充美有如英華也公行官名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典也一曲水灣之處也藚澤蕮如玉德性堅潤也公族官名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春秋閔公元年晉滅魏至宣公二年五十有四年矣晉始有公族餘子公行則此詩所言皆魏官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遺賢也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草野之秀皆得登庸所謂立賢無方也周室東遷王命不行政逮大夫而卿皆世及并官其子弟爲公官於是乎世祿之家專執國政單寒之子無由上進矣以魏之蕞爾而備有公路公行公族之官使越在草莽者雖美如英玉而不得采用官人以世野有遺賢君子譏之異日者三家六卿之事皆兆於此

矣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朱子曰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小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以寫憂也罔極謂責人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魏小而偪於晉事有可憂而當國者不知且自以為是也附和者同聲是之有知而憂之者且羣起而非之於是無識之人隨俗浮沈置是非於不問而可憂之事果無有知之者矣其敝皆由於膜視國政而不與分憂不思故至此也庸臣誤國大抵如斯勿思一語辭婉而意深矣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愼旃哉猶來無止

夙也爾雅云山有草木曰岵上猶尚也旃之猶可也朱子曰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張栻曰述己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爲深切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爾雅云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不暇眠也呂祖謙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賤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無獨行
以犯難也無死言父母俱在無輕生以至於死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旣從王事似不得復顧父母而聖人錄陟岵者教天下以中道也夫軍旅之際原不可貪生而失之甚亦不必輕生而傷於勇此其道雖在於愼愼之云者詳審而斷以義也猶來云者原非期以必來也義猶可來乃望其來蓋欲其立功而生還非敎以貪生而苟免也宋徽之詩曰我行不來義不可來也能致其身乃不辱其親盡忠亦所以全孝也陟岵之詩曰猶來無死義猶可來也終君之事而復不背親之恩盡孝正所以全忠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閒所受場圃之地以毓草木者也桑

者採桑之人也閑閑逍遙之貌行將還歸也朱子曰賢者不樂仕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泄泄舒緩之貌逝往也還於十畝之間者不得志於朝而思歸隱也逝於十畝之外者不得安於家而思避世也蓋時愈難而志愈遠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詩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原欲受事以宣勞豈好逸哉乃有時而思逸者非果於忘世也或事權不屬欲勞而不得或時勢難爲徒勞而無功故不得已而羨人之逸也魏國之政史不詳載觀詩之所詠君子不欲仕於朝而思就桑者之閑閑小人不欲耕於野而往適樂土之得所此其國事尚可問哉宜其爲晉所取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此也坎坎用力伐木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水波曰漣猗語辭種之曰稼歛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縣與懸同貆貉類素空也魏君棄君子而用小人詩人傷之故言坎坎伐檀本以爲車而行陸今乃置之河干則無所可用但見河水之清漣而已所謂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者與而在位之小人乃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縣貆無功而食此胡爲乎因言彼伐檀之君子乃眞不素餐者而偏不得餐爲可惜也黄櫄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也呂祖謙曰此旁觀者之辭也伐檀之君子方陶陶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比也輻車輻也伐檀以爲輻也直流而不返也十萬曰億千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比也輪車輪也伐檀以爲輪也水旋成文曰淪囷圓倉也鶉鷂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詩序曰伐檀刺貪也昔先王之詔祿也以酬功也祿必當功無功者不得冒焉故朝無倖位而國無廢事魏國之政乃至無功而貪者食祿有功而廉者樂飢於是乎廉者益勵其廉而遁於寬閑寂寞之濱貪者益肆其貪華衣鮮食魚肉小民而不知止身受者靦為固然旁觀者乃激而為不平之鳴也夫立國之道首在求賢而次在課吏彼汾沮洳如英如玉而不采其不能求賢可知也河干伐檀不狩不稼而素餐其不能課吏可知也用人如此其何以為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大鼠善於竊食故以比貪人也三歲言其久也貫與慣同久而習也顧念逝往樂土賦輕之處也國不重斂則得以安其生故曰得我所

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恩惠也直伸也其國有道則得以伸其志故曰得我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食黍食麥猶待其熟也食苗則穀未熟而已徵斂矣勞苦也莫我肯勞言不肯以我爲苦也永號長呼也催科之聲也言適彼樂郊則誰復往而號追呼者乎蓋厭聞其聲以爲得免於此卽樂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魏之為國地狹而民貧寬以撫之猶懼不競而乃重斂者未必不因國小起見也國小而介於強大則役繁而賦寡財不足以集事則必至於加賦賦加則民愈貧民貧而賦不減則輸績不前於是乎迫之以追呼威之以敲扑非不知民之苦也而莫肯以為苦者謂民愚且弱雖苦之不至於怨叛不知苦之甚而至於不可受則逝將去之矣敵之來也猶有計可以禦之民之去也則無術可以留之至於民去而後知向之重斂乃為敵積也故魏風終於碩鼠

魏風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